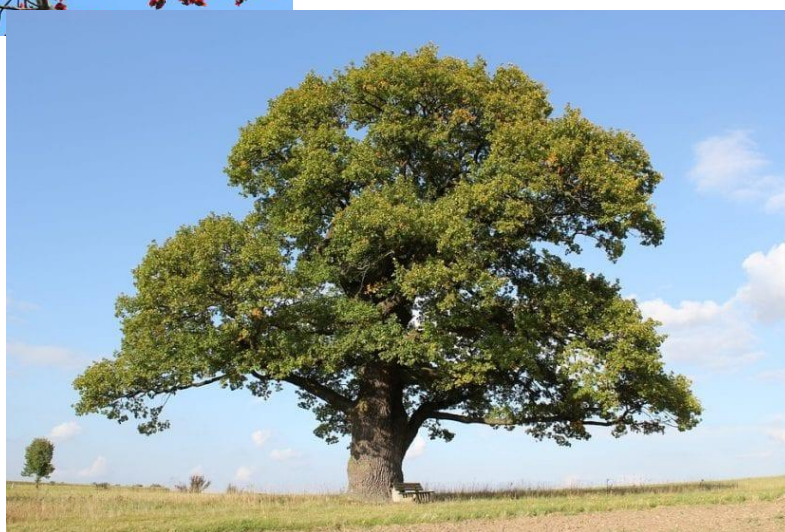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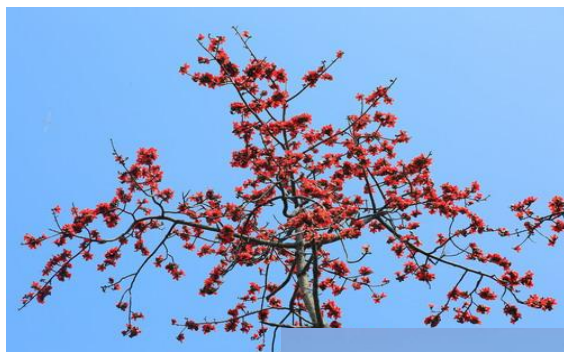


都是木棉惹的祸（舒婷）

十年来写了不少散文随笔，总量已经远远超过诗歌，可是大多数读者只记得我写诗，常常把我的名字等同于《致橡树》。

木棉在南方是旺族，分布很广，不记得是哪个城市还选了她做“市树”。用“她”字称呼，是我的感觉，仿佛木棉花有几分女性化吧？早春二月，红硕的花托饱满多汁，每阵风过，落花“噗”下，溅红一地，真像呕心沥血的沉重叹息呀。木棉树下，老人们收集新鲜花瓣，据说烹茶可以降血糖。木棉的身躯笔直伟岸，花开灼灼，让人联想到热血沸腾的戎兵征将。从前有篇课文里，赞美她是“英雄树”。我的语文老师讲解时，不合时宜地发挥个人观点，说木棉外强中干，风必摧之；又说其资质毫无实用价值，做不了好木料，甚至不能当柴火。

评论家习惯说东道西，木棉兀自嫣红。



我与橡树一见钟情，是在日本电影《狐狸的故事》里。这部纪录片是“文革”后允许公映的为数不多几部外国片之一。在这部对狐狸追踪十年的纪录片里，背景有棵老橡树，独立旷野高坡，沧桑于蓝天白云之下。夏天绿阴匝地，冬日风雪之中枝柯刚阿，盛衰均是铁一样的沉默。

1979年才在杭州植物园亲睹橡树，病歪歪的，与想象相去甚远。

德国洪堡大学就在柏林市区著名的橡树大街上，我经常在那里散步。作为行道树，树冠确实美丽，然而总不如在荒野里，那样惊心动魄。前年在美因茨州的一个野餐会上，我与女主人一起朗诵《致橡树》。女主人环视周围，对我

说：“这片山林全都是你的橡树。”山上的橡树都太细，大约胳膊粗罢。因此我回答：“不，它们是橡树的儿子们。”

1977年3月，我陪蔡其矫先生在鼓浪屿散步，话题散漫。爱情题材不仅是其矫老师诗歌作品的瑰宝，也是他生活中的一笔重彩，对此，他襟怀坦白从不讳言。那天他感叹着：他邂逅过的美女多数头脑简单，而才女往往长得不尽如人意，纵然有那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，必定是泼辣精明的女强人，望而生畏。年轻的我气盛，与他争执不休。天下男人（不是乌鸦）都一样，要求着女人外貌、智慧和性格的完美，以为自己有权取舍受用的权利。其实女人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更深切的失望。

当天夜里两点，一口气写完《橡树》，次日进行，将匆就的草稿给了其矫老师。他带到北京，给艾青看。北岛那时经常去陪艾青，读到了这首诗，经其矫老师的介绍，1977年8月我和北岛开始通信。前些日子，因为王柄根要写蔡其矫的传记，我特意翻找旧信，重新读到北岛1978年5月20回信中这句话：

“《橡树》最好改成《致橡树》……这也是艾青的意思。”

这首诗流传开来，不断碰到那些才貌双全的女孩子，向我投诉没有橡树。因此又写《神女峰》作为补充：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。”年轻人却不予理会。至今，只要有人老话重提，说起当年的爱情史与《致橡树》有关，我赶紧追问：“婚姻还美满吧？”好像必须由我承担媒人职责似的那么紧张。

《致橡树》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已有十来年了。每年有多少语文教师，跟孩子们讨论橡树和木棉。有没有人意识到木棉在南方，橡树却生长在朔雪之乡？事实上，它们永远不可能终生相依。

不久前，鼓浪屿区宣传部长挂电话来，问可以不可以鼓浪屿择块风水宝地，种一棵橡树，再矗一块《致橡树》的诗碑。我回答他：橡树在南方不容易成活，假使能生根，一定没精打采百无聊赖。橡树要长到可以托付终身的模样，需要好多年，至少我和部长都看不到了。又提，那么找一棵像样的木棉如何？这几年兴旅游热，凡是游人茂密的地方，都清场给棕搁、蒲葵和槟榔类热带植物。木棉在鼓浪屿倒是四处可见，却都护在人家院里屋外，不在公共场所。谁愿意让游客整天在自家门内门外进进出出？

我趁机向部长告状：鼓浪屿导游图上标着我家地址，侵犯我的隐私权。平日里，尤其国庆长假，按图索骥公然闯进院子拍照者有之，大清早叩门扰人情梦者有之，称“要赶飞机，因此起早打扰……”。

部长诺诺。诗碑作罢。地址虽从地图上消失，但仍可以听见导游领着一帮游客在巷口说《致橡树》。

我家周边原有三四株高大木棉，前年台风，拦腰折断两株，紧挨院墙一株，肩膀以上被掀掉了。老师说对呀，木棉树确实不堪暴风袭击。两年过去，木棉们生命不息冲锋不止，新枝花貌齐全，倾斜往在墙头，却有些龙钟了。今年忽然到处飘起轻絮，每一阵风过，扬扬洒洒，跟鹅毛大雪似的。美则

美矣，但白色的绒球累累挂在墙头、树梢和花圃，春雨一浇都污了。扯掉它时，再仔细都会伤了嫩芽和花蕾。更糟糕的是落在青花大缸里，被金鱼当美味吞吃，抢救无效。

多年来，我家木棉也开花也飞絮，轻描淡写而已，并不如此鞠躬尽瘁广为告之。竹子开花意味着竹林的死亡，我还以为这也是木棉一种告别仪式哩，不忍苛责。看看邻街其他木棉，也都像顽童吹肥皂泡那样，漫天抛撒白色风球。老人们又拎了塑料袋，满街追着捡。这才恍然，木棉原是上等天然填充物。既然要清除掉，不如顺手收集。我在院子的各个角落都挂了塑料袋，丈夫搬梯子上墙，保姆扫落叶频频弯腰筛选。92岁的婆婆看了眼馋，几次欲下楼参与全民皆兵，被我们坚决禁止。

到后来我收集棉絮成瘾，一有时间就猫在长廊上盯梢，目击成团白絮坠落即飞奔下楼。读书写作魂不守舍，听到风声和爆荚声遂弃书掷笔而去。再后来，我打着喷嚏，弯腰曲背上医院。路上遇到朋反，听说我的过敏性鼻炎和腰肌劳损又犯了，好意劝我悠着点，挣稿费嘛不要太辛苦。

嗨，木棉惹的祸还少吗？

（选自《天涯》杂志 2008 年第 4 期）

